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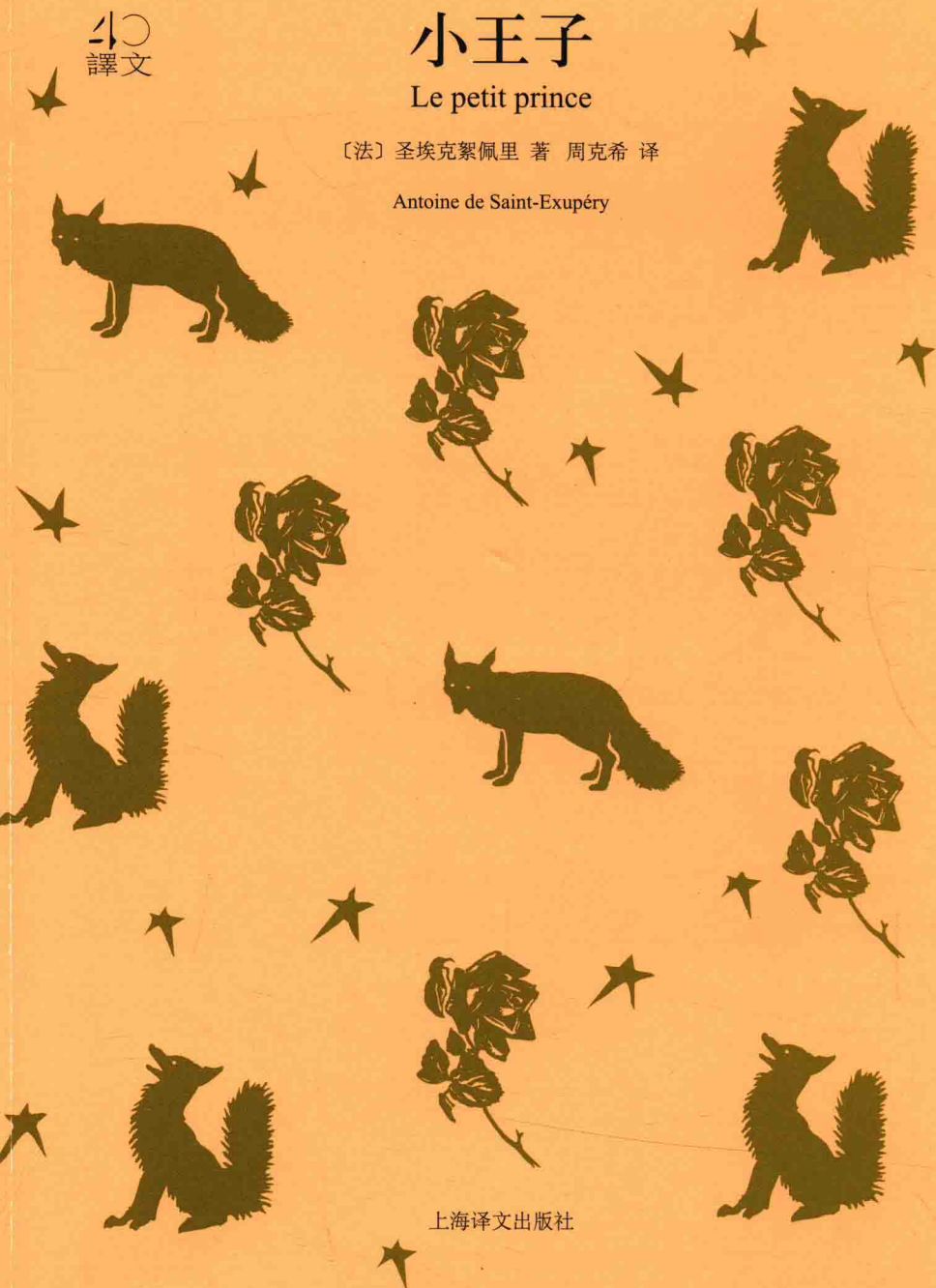
40  
譯文

# 小王子

Le petit prince

[法] 圣埃克絮佩里 著 周克希 译

Antoine de Saint-Exupéry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译文

# 小王子

Le petit prince



〔法〕圣埃克絮佩里 著 周克希 译

Antoine de Saint-Exupéry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小王子 / (法) 圣埃克絮佩里著; 周克希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8.6

(译文 40)

ISBN 978-7-5327-7823-2

I. ①小… II. ①圣… ②周… III. ①童话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3856 号

Antoine de Saint-Exupéry

LE PETIT PRINCE

小王子

[法] 圣埃克絮佩里 著 周克希 译

责任编辑 / 黄雅琴 装帧设计 / 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[www.yiwen.com.cn](http://www.yiwen.com.cn)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[www.ewen.co](http://www.ewen.co)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4 插页 2 字数 28,000

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8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7823-2/I · 4807

定价: 20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  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39907745

## 初版译序

《小王子》是法国作家圣埃克絮佩里(1900—1944)写的一部童话。他写了好多部著名小说，同时也写了这样一部充满智慧闪光的童话。

一个多世纪以前，这位安托万·德·圣埃克絮佩里于1900年6月29日出生在法国里昂。他在姨妈家度过了童年时代，又去瑞士读中学。回国后，一边在巴黎美术学院就学，一边准备报考海军学院。结果没有通过口试，未能如愿进入海军学院。他没能当成海军，却成了一名空军。因为他1921年应征服义务兵役，到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空军基地，担任过空军地勤人员和飞行员。

他1923年退役后，先后从事多种不同的职业。1925年开始写作，第一部作品就是以飞行为题材的。

1926年，圣埃克絮佩里进入拉泰科埃尔航空公司，担任法国图卢兹至塞内加尔达喀尔航空邮班的飞行员，继而被派往摩洛哥担任航线中途站站长。在此期间，出版小说《南方邮件》(1929)。后来他随同梅尔莫兹、吉约姆等老资格的飞行员前往南美洲开辟新航线。1931年出版小说《夜航》，从此他在文学上的

名声就大起来了。

1935年，拉泰科埃尔公司倒闭。圣埃克絮佩里随公司人员并入新成立的法国航空公司后，曾尝试打破巴黎至西贡的飞行时间记录，没有成功。1938年在重建纽约至火地岛航线途中身受重伤，于纽约治疗多月后才开始康复。出版《人类的大地》（1939）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加入法国空军。得悉贝当政府签订屈辱的停战协定后，辗转去纽约开始流亡生活。在这期间，他写出了《空军飞行员》、《给一个人质的信》、《小王子》（1943）等作品。1944年重返同盟国地中海空军部队，因明显超龄，没有被列入飞行员编制。但他坚决要求驾机上天，经司令部特许终于如愿。就在1944年的7月31日，他从科西嘉岛的博尔戈出发，只身前往里昂地区执行侦察任务。飞机驶上湛蓝的天空，就此再也没有回来。

《小王子》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，也是一部写给成年人看的童话，用圣埃克絮佩里自己的话来说，是写给“还是孩子时”的那个大人看的文学作品。整部小说充满诗意的忧郁、淡淡的哀愁，用明白如话的语言写出了引人深思的哲理和令人感动的韵味。这种韵味，具体说来，就是简单的形式和深刻的内涵的相契

合。整部童话，文字很干净，甚至纯净，形式很简洁，甚至简单。因此，这部童话的译文，也应该是明白如话的。

不过要做到这一点，并不容易。举个例子来说，第二十一章里狐狸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(后来反复出现的)概念，法文中用的是 *apprivoiser*，这个词当然可以译成“驯养”或“驯服”。这样译，有词典为依据。然而问题在于，作者到底是在怎样的语境中使用这个词的呢？要弄明白这个问题，势必就得细细品味上下文，把这个词放在上下文中间去体会它的含义。而这时候，译者很容易“当局者迷”。我一开始就迷过——先是译作“驯养”，然后换成“养服”。放在上下文中间，自己也觉得是有些突兀，但转念一想，既然是个哲学概念(狐狸在这一章中以智者的形象出现)，有些突兀恐怕也可以容忍吧。后来有位朋友看了初稿，对这个词提出意见，还跟我仔细地讨论这段文字的内涵，我受他的启发，才决定改用“跟……处熟”的译法。这个译法未必理想，但我们最终还是没能找到更满意的译法。暂且，就是它吧。

所有的大人起先都是孩子——但愿我们都能记得这一点。

译者

2000年11月

## 再版译序

《小王子》在西方国家是本家喻户晓的书，它的发行量仅次于《圣经》。

很多年以前，我在法国进修数学的时候，买了这本漂亮的小书，书里的彩色插图是作者自己画的。后来我还买了钱拉·菲利普（我最喜欢的法国男演员）和一个声音银铃般清脆的孩子朗读的录音带。

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。虽然我们把它叫做童话，其实它是给大人看的。能像《小王子》这么打动人心的童话，并不是很多的。我印象很深的，还有一本《夏洛的网》，其中的主人公是蜘蛛和猪。看了书，我非常感动，从此以后觉得这两种动物挺可爱了。

翻译《小王子》，比想象的要难。这次趁译本再版的机会，我对自己的译文做了修改、打磨。谢谢张文江和其他朋友，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。张文江在电话里把他的想法告诉我，帮我一起磨。我俩煲的电话粥，时间加起来肯定不止 10 小时。

书中有个词，原文是 *apprivoiser*，相当于英文的 *tame*。我一开始译成“跟……处熟”，重新印刷时改成“跟……要好”。但这次再版，我又改成了“驯养”。这样改，我有一个很认真的理由：这个词“确实不是孩子的常用词”——我的一个法国朋友这样告诉我，法语是他的母语。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：“跟……要好”（它比“跟……处熟”自然）虽然明白易懂，但缺乏哲理性，没有力度。而 *apprivoiser* 在原书中是表现出哲理性和力度的。我的第三个理由是：译作“跟……要好”，当时就并不满意。后来跟许多朋友讨论过。其中有个大人，叫王安忆，她劝我“两害相权取其轻”。还有个小男孩叫徐振，年纪大概跟小王子差不多，他告诉我“驯养”的意思他懂。我听了他们的话，又想了半天，最后用了“驯养”。倘若所有这些理由加在一起还不够，那我愿意把这个词的译法当作一个 *open question*（有待解决的问题），请大家有以教我。

译者

2002年4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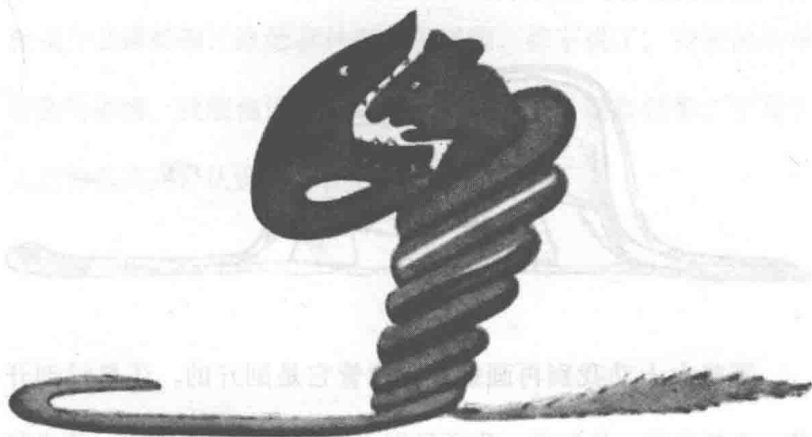
## 献给莱翁·维尔特

请孩子们原谅我把这本书献给了一个大人。我有一个很认真的理由：这个大人是我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。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：这个大人什么都能懂，即使是给孩子看的书他也懂。我的第三个理由是：这个大人生活在法国，正在挨饿受冻。他很需要得到安慰。倘若所有这些理由加在一起还不够，那我愿意把这本书献给还是孩子时的这个大人。所有的大人起先都是孩子（可是他们中间不大有人记得这一点）。因此我把题献改为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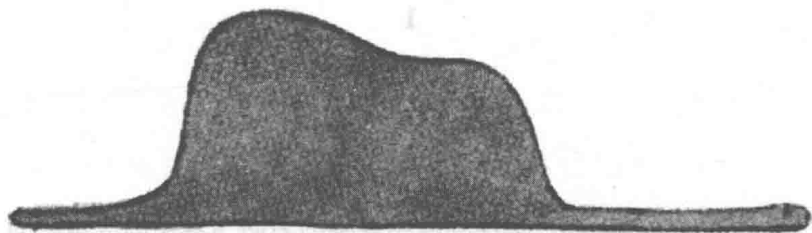
献给还是小男孩的 莱翁·维尔特

我六岁那年，在一本描写原始森林的名叫《真实的故事》的书上，看见过一幅精彩的插图，画的是一条蟒蛇在吞吃一头猛兽。我现在把它照样画在上面。

书中写道：“蟒蛇把猎物囫囵吞下，嚼都不嚼。然后它就无法动弹，躺上六个月来消化它们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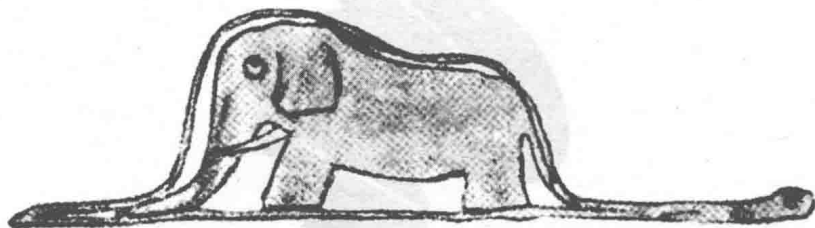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，我对丛林里的奇妙景象想得很多，于是我也用彩色铅笔画了我的第一幅画：我的作品1号。它就像这样：



我把这幅杰作给大人看，问他们我的图画吓不吓人。

他们回答说：“一顶帽子怎么会吓人呢？”

我画的不是一顶帽子。我画的是一条蟒蛇在消化大象。于是我把蟒蛇肚子的内部画出来，好让这些大人看得明白。他们老是要人给他们解释。我的作品2号是这样的：



那些大人劝我别再画蟒蛇，甭管它是剖开的，还是没剖开的，全都丢开。他们说，我还是把心思放在地理、历史、算术和语法上好。就这样，我才六岁，就放弃了辉煌的画家生涯。作品1号和作品2号都没成功，我泄了气。那些大人自个儿什么也弄不懂，老要孩子们一遍一遍给他们解释，真烦人。

我只好另外选择一个职业，学会了开飞机。世界各地我差不多都飞过。的确，地理学对我非常有用。我一眼就能认出哪是中国，哪是亚利桑那。要是夜里迷了路，这很有用。

就这样，我这一生中，跟好多严肃的人打过好多交道。我在那些大人中间生活过很长时间。我仔细地观察过他们。观察下来印象并没好多少。

要是碰上一个人，看上去头脑稍许清楚些，我就拿出一直保存着的作品1号，让他试试看。我想知道，他是不是真的能看懂。可是人家总是回答我：“这是一顶帽子。”这时候，我就不跟他说什么蟒蛇啊，原始森林啊，星星啊，都不说了。我就说些他能懂的事情。我跟他说桥牌，高尔夫，政治，还有领带。于是大人觉得很高兴，认识了这么个通情达理的人。

我孤独地生活着，没有一个真正谈得来的人，直到六年前，有一次飞机出了故障，降落在撒哈拉大沙漠。发动机里有样什么东西碎掉了。因为我身边既没有机械师，也没有乘客，我就打算单枪匹马来完成一项困难的修复工作。这在我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。我带的水只够喝一星期了。

第一天晚上，我睡在这片远离人烟的大沙漠上，比靠一块船板在大海中漂流的遇难者还孤独。所以，当天蒙蒙亮，有个奇怪的声音轻轻把我喊醒的时候，你们可以想象我有多么惊讶。这个声音说：

“对不起……请给我画只绵羊！”

“嗯！”

“请给我画只绵羊……”

我像遭了雷击似的，猛地一下子跳了起来。我使劲地揉了揉眼睛，仔细地看了看。只见一个从没见过的小人儿，正一本正经地看着我呢。后来我给他画了一幅非常出色的肖像，就是旁边的这幅。不过我的画，当然远远不及本人可爱。这不是我的错。我



后来我给他画了这幅非常出色的肖像

的画家生涯在六岁那年就让大人给断送了，除了画剖开和不剖开的蟒蛇，后来再没画过什么。

我吃惊地瞪大眼睛瞧着他。你们别忘记，这儿离有人住的地方好远好远呢。可是这个小人儿，看上去并不像迷了路，也不像累得要命、饿得要命、渴得要命或怕得要命。他一点不像在远离人类居住地的沙漠里迷路的孩子。等我总算说得出口时，我对他说：

“可是……你在这儿干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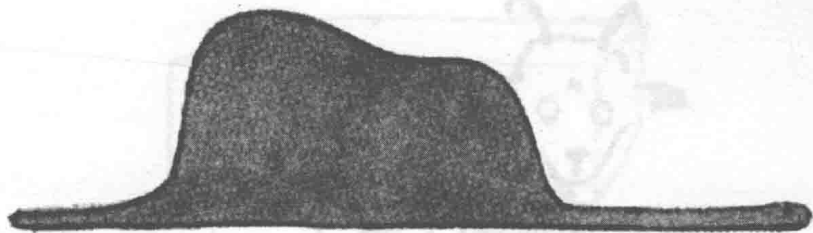
他轻声轻气地又说了一遍，好像那是件很要紧的事情：

“对不起……请给我画一只绵羊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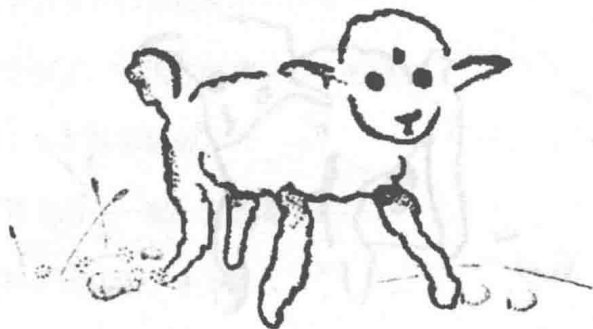
受到神秘事物强烈冲击时，一个人是不敢不听从的。尽管在我看来，离一切有人居住的地方远而又远，又处于死亡的威胁之下，在这儿想到画画真是匪夷所思，可我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、一支钢笔。但我想起我只学了地理、历史、算术和语法，所以我就(有点没好气地)对那小人儿说，我不会画画。他回答说：

“没关系。请给我画一只绵羊。”

我因为从没画过绵羊，就在我只会画的两张图画里挑一张给他画了：没剖开的蟒蛇图。可我听到小人儿下面说的话，简直惊呆了：



“不对！不对！我不要在蟒蛇肚子里的大象。蟒蛇很危险，大象呢，太占地方。在我那儿，什么都是小小的。我要的是一只绵羊。请给我画一只绵羊。”



我只得画了起来。他专心地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

“不对！这只羊已经病得不轻了。另外画一只吧。”

我画了下面的这只。





我的朋友温和地笑了，口气宽容地说：

“你看看……这只不是绵羊，是山羊。头上长着角……”

于是我又画了一张。



但这一张也跟前几张一样，没能通过：

“这只太老了。我要一只可以活得很久久的绵羊。”

我已经没有耐心了，因为我急于要去把发动机拆下来，所以我就胡乱画了一张。